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述

刘郁瑞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的自述

刘郁瑞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述

刘郁瑞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益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3 插页 20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05-947-4/I·816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21)

代序

无怨无悔 铁骨铮铮

——我所认识的刘郁瑞

张 平

198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认识了刘郁瑞。但这一个偶然的机会，却导致了我文学创作的根本改变。

刘郁瑞当时是一个山区贫困县的中共县委书记。

父亲57年被打成右派，我从小在农村长大。那些年极“左”思潮泛滥，因为政治株连，亲戚朋友里面，几乎连一个入党的也没有。在我的下意识里，入党几乎像登天一样高不可攀。所以这一辈子做梦也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会写一部描写共产党员的小说，更没想过我会去写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

是刘郁瑞改变了我的意识和观点。

80年代，山西出了一批很有名的县委书记，刘郁瑞便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

在88年发表的《法撼汾西》的后记中，我曾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心情：

去年去汾西县时，碰了个叫刘郁瑞的县委书记。此人五十出头，当过教师，后来又当了办公室主任，最近几年，才当了县委书记一把手。此人还是个作协会员，出过两本书，还写过电影电视剧本。我们一见面就成了忘年交，聊起来便没明没黑，说到要紧处，他居然比我还能动情，还要言辞激烈。

我突然意识到，我总算发现了一个对人性、人情还没有麻木的领导干部！

虽然短短的几天，但记录下来的东西，我觉得至少也能写几十万字。有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去加工，照实写出来就行了。

.....

确实就这么几天,便成了我文学生涯的分水岭。此后不久,便有了《法撼汾西》,便有了《天网》,再以后,便有了与此一脉相承的《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对面的女孩》等等几百万字的东西。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刘郁瑞身上的人民性改变了我的意识和观点。再说近一点,是刘郁瑞改变了我的文学观。

从刘郁瑞身上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引发了我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自然也引发了我强烈的创作欲望和创作冲动。

在刘郁瑞身上,党性和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人民性体现在他身上,不是虚拟的、凌空,而是非常饱满、极富人性的。刘郁瑞曾给我说过一句话:他最恨的就是那些当干部的人打着各种招牌欺负老百姓。

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不是这样的话有多么深奥,也不是这样的话没人说过。而是这样的话,从刘郁瑞嘴里说出来时,给人的感觉则完全不同。他说的痛心疾首,呕心泣血,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久久的震颤。

刘郁瑞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领导,他说他这辈子最喜欢最愿意做的工作就是同基层百姓打交道。也许是官场的勾心斗角、虚情假意让他感到腻烦,所以只有回到老百姓中间时,才让他打心底里感到顺畅和干净。能有这样的喜好和感情,自然同他的阅历和人生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祖辈三代都是扛活的出身,新中国的成立,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正是翻身做主的感觉。入党当干部,在他的心底里,实实在在的就是要和老百姓一起奔富日子。

正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信念,他才会极“左”年代,冒着丢掉官位,开除党籍,被揪斗批判的危险,在农村实施责任承包、扩大农民自主权的一系列措施,让他所蹲点的村民大受其益;他才会80年代初期,甚至比国家扶贫政策出台更

早，一反那种普遍谎报虚报政绩的行为，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前程为代价，提出了一系列扶持贫困的观点和措施；他才会“文革”后国家拨乱反正期间，顶着重重压力，坚持要把那么多冤假错案彻底解决，要把憋在老百姓心里的“气”真正理顺；他才会80年代中期，在一个小小的贫困县里，冒着“改变社会主义方向”的指责，实施了一系列真正属于市场行为的经济运作；他才会80年代的一个贫困县里，为了规范市场行为，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普法措施，使他成为全国县委书记中惟一的全国普法先进个人，使他所在的汾西县成为全国最早的普法模范县……

从他进入权力核心的那一天起，他好像就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他的周围，各种各样的旋涡和风浪此起彼伏。他所在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那么多的人喜爱他，尊重他，也一样有不少的人恨他，骂他。他的身边，似乎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一方面，他一直是媒体关注的新闻热点，介绍他事迹的文章连篇累牍；另一方面，他也一直是某些利益群体的靶子，有关他的告状信和黑材料，好像从来也没有断过。

当今天回头看他当初所做过的那些事情，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争议和波澜，惟一的解释就是因为他始终搏杀在改革的最前沿！

他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一个真正的代表着老百姓根本利益的改革者，一个从来也不计个人得失的改革者，而这样的改革者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因为他撞击的是旧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他威胁的是权力宗派组织和既得利益群体。

所以他搏杀的力度越大，他付出的代价也就越惨烈。在他当了县委书记以后的十几年里，他那让人痛惜的遭遇，无一不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有人说他专干收买民心的事情，他说要是民心能够收买，共产党的天下早完了。

有人说他搞家长制，他说要是在这么多干部面前我说了不

算,那老百姓还怎么活?

有人说他太没有人情味,他说一个县委书记要是欺压老百姓的人有人情味,那他这个县委书记连人味也没有!

有人说他是一个清官,他说如果一个县委书记仅仅只是一个清官,那他这个官还不如不当!

有人把他比作青天,他说青天不能救中国!

.....

这就是刘郁瑞,内视反听,铁骨铮铮,真正硬汉一个。

这就是刘郁瑞,面对着中国的现状,他始终格外清醒。

同他相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是官。但在老百姓眼里,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好官。凡是他工作过的地方,老百姓始终都在感念他,始终都在企盼着能再来一个像他一样的好官。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惟一用了真名的就是他。

他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

但我心里非常清楚,要想把刘郁瑞这样的人真正写透,写好,以我的功力,实在太难太难。尽管《天网》、《法撼汾西》写了十多万字,甚至我们为此还吃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官司,其实顶多也只是触及了些皮毛。按我当初的打算,如果把刘郁瑞所做过的事情前前后后的都串起来,可以写成十几本书,可以改成几百集电视剧。

如今,重症在身的刘郁瑞自己动笔写了这么厚厚的一部书!

在翻看这部书稿时,有好多次我都止不住地掉下泪来。

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激动。这种激动来自于那种不同流俗的崇高,来自于那撞击心扉的震撼。

面对自己的今天和过去,面对自己的努力和遭遇,面对自己的付出和代价,刘郁瑞他心地坦然,无怨无悔。

看了这部书,相信读者对刘郁瑞会有一个全新认识,对我们的社会也会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看到这部书。

目录

无怨无悔 铁骨铮铮

——我所认识的刘郁瑞(代序)	张平
社会脊梁——我与曹建祥	1
社会脊梁——我与陈培基	14
社会脊梁——我与赵水龙	26
“王子”犯法	46
戴墨镜的女人	61
“三连冠”武彩萍	68
李大娘的哭声	74
骂人,如实招来	80
兰要只的故事	97
生产力点滴	123
治穷断想	136
“待业书记”	157
感叹孟永明	167
致《中国连环画》编辑部	188
给重庆听众说几句话	190
在电影《天网》拍摄现场答记者问	197

目 录

在南京答记者问	202
就《天网》官司答记者问	210
一片冰心启后人	219
权力与历史	226
功罪评说	240
“能上能下”析	250
有感于老百姓跪官	256
世事颠倒	261
普法碎语	266
往事杂忆	271
致《天网》、《法撼汾西》的读者、听众、观众和 记者朋友(代跋)	290

社会脊梁

——我与曹建祥

《农民与乡长》里刘黑娃的原型叫曹建祥，汾西县桑原乡郭村堡人。与他相识是我去汾西工作三个月后，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终生难忘的。

不越级上访

一天下午从招待所开完会回到机关，办公室门口蹲着个农民。不用问就知道是来上访告状的。

通讯员开了门，把他让进去。说这个人等了一下午了，他只给你说几句话。我让他坐下说，他不坐。说他真的只说几句话，站着说就行了。他中等个头，50来岁，一副典型的庄稼汉面孔，一身标准的山里人穿戴。自报家门后，说他有件冤枉事，准备到地委上访，来给我打一声招呼。

这就奇怪了，到地委上访咋要给我打招呼？我还没问，他就说了：

“我是汾西人，到地委上访叫越级告状。我不能越级，给你打个招呼就不算越级了。”



我对这位上访者的话产生了兴趣，问他为啥不在县里告。

“我告的是我的邻居，他是我们乡里的副书记，这里头还牵着法庭庭长，还有法院。”

乡里的副书记、庭长都是县委管的干部，他怎么不在县里告偏要到地委，是否对县委信不过。我问他找过县里的其他领导没有。

“找原来的领导，说法院定了的事他们管不了。都说让我找你。”

“为啥不找我呢？”

“我想过这事儿。你刚到汾西，脚步还没站稳。咱这里地方小，关系牵挂很复杂。一来就把我这个沾手的事推给你，叫你惹这么多人，我实在不忍心。”

一个受了冤屈的农民，要上访告状，能考虑到这些事，是非常难得的。我当县委办公室主任多年，帮领导处理过多少来信来访。后来当了领导分管过这项工作，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上访者。他是故意“激”我吗？外有人说霍州人“鬼”，汾西人“鳖”。三个洋鬼子斗不过一个州鬼子，三个州鬼子斗不过一个汾西鳖。看他那老实巴交、憨厚淳朴的样子，咋也找不到一点专门“激”我的意思。出自对他的兴趣，也出自对他的感激，我让他坐下来慢慢谈。

“我说完了。”说着就要走。

我拉住他，按坐在沙发上，倒了杯水。说我今晚没事，正好想找个人唠唠，要他坐一会儿再走。

“你当书记，管全县的大事，咱这地方比人家别处工作难干，哪有空给我闲聊。你忙了一天，真没事就歇会儿。”

我没顺着再往下说，问他家里几口人，日子过得怎么样，责任田种得如何，粮食够吃不够吃，一年能有多少收入。拿出同他摆龙门阵的架势。他见问这些事，便喝了口水说开了。

他家五口人，三个孩子，二男一女都在上学。前几年种了

地还下过煤窑，因腰受过伤不能干那活了，种地的收入除了供孩子念书，只能落个肚儿圆。我问他是否还想着干个别的营生，比如养牛呀，栽干鲜果呀，承包小流域呀。他说想过干些事儿，手头的事还没利洒，就遇上难过事了，只得等以后再说。

听他点出了难过事，知道指的是告状的事，我问他以前告过状没有。

“没有，从来没有告过。咱老百姓只要能过去，别人不欺到咱门上，谁告状呀，哪是好胜的。”

“你去临汾，坐车、吃饭、住房都得花不少钱呀。”

“花钱也得去。我们当老百姓的，吃好穿坏是自己的能耐，没个安生日子过，受了欺侮还讲不出理来。棒子面窝窝好吃，这气可是难咽呀。刘书记你说我说得对吗？”

“是这个理，安居乐业嘛。”

“我们老百姓低头干活，你当官的抬头做人，我们低你一头总行了吧？硬是要我们低你一等，这共产党的天下还能成了这样子。我就不信！”

这话出自一个老百姓口里，我感到有点不寒而栗。要他把事情大体给我说一说。

“这事不能叫你管，我想了好几天了。我是个老百姓，帮不了你什么忙。再给添麻烦，给你以后工作造下一摊困难。你刚来，要是你来了了一年两年我肯定是找你。”

“你到地委告状，就一定有人管吗？”

“不管就去太原，找省委。省里再不管，就去北京找中央。”

“你找到上头，人家要批下来叫我处理呢？”

“那就不一样了。这事我想过，上头批下来叫你管，你管了，他们没说的。总不是你自己要处理。”

“其实那是一样的。”

“不一样，那可不一样。曹建祥告到上头了，上头让调查



处理。我调查了处理了,你能怨我吗?”

“你告到上边,领导打电话问我,我啥也不知道,那领导就要批评我官僚主义了。所以这事儿你还得给我说说,总该让我知道一下情况吧。”

“说了你可不能管。”

对着面前这位有点固执的农民,我只得笑着点了点头。

不通签了字

曹建祥家没有房子住,早几年就递了建房申请,村里说要搞新村规划,一直没批。去年新村规划出来了,第1期100眼砖窑洞,同一规格,一条线法,谁也不能特殊。曹建祥申请最早,自然批准他第一家先建。窑洞建成了,院墙未砌起没钱了,又遇大忙,就停工了。这时他的左邻曹某要动工了。

曹某是乡里的党委副书记,不仅势派大而且很讲究。请来风水先生下罗盘看风水,定方向择吉日谢土神。村子在一条沟道里,背靠着山,面对着山。本来已经规划好了,一家挨一家建就行了。曹书记请来的风水先生说对面山上有个豁口,是个出风口子,正好对准曹书记的窑洞,风水运气都从豁口流走了,不吉不利。曹书记慌了,央求风水先生想个补救的办法。那风水先生又提出了个妙法:把曹书记建窑的线法往右一摆,窑面避过了出风口,便大吉大利了。这样虽然破坏了新村规划,但只要对曹书记有利,哪里还顾得了许多。

村委会不通,没人敢出面阻挡;老百姓有意见,只能在背后骂娘。骂得再凶,啥事也不顶。窑洞建成了,同曹建祥的窑洞正好形成一个角。曹书记趁热打铁,立马要砌院墙。而且他的院子要直角见方,院墙自然就要砌到曹建祥窑面前,占去一大块院心。挖墙基那天,曹建祥老婆出面阻挡,两家发生争吵。村委会出面调解,动员曹建祥让步。曹建祥硬是不依。说谁破坏了规划苦头谁吃,他不按规划办事,还要侵占别人的院心,清鼻涕往眼睛里流,路儿就不通。干部们其实也知道没

理,只是奉命行事。

没想到恶人先告状,曹书记以曹建祥无理取闹,阻挡动工,倒把曹建祥告到了法庭。法庭的人到实地一看,说建房已成事实,成物不可损坏,两家的窑洞构成的角,用几何学上作角的平分线的办法,画出了一条平分线,调解处理。经过做思想工作,曹书记以照顾群众利益为名,高姿态接受,在调解书上签了字。偏偏这个“不识抬举”的曹建祥,“咬住狗屎糕米都不换。”认准“我按规划建房这个亏不该我吃。”咋也不签字。

法庭把曹建祥传去,动员他签字,他不签,还说法庭调解不公,“官官相护。”法庭庭长火了,叫他到一间小房子里去考虑,啥时候想通了签了字才准回去。实际上把他拘押起来了。

考虑了一天,他还不签。还能让他这样坐着,美死他谁抵命。第二天就让他搬院子里的砖,砖搬完了拔草,草拔完了扫地。实际是对他实行劳动改造,通过劳动打通思想。

三天下来这个庄稼汉子硬是叫逼急了,饿软了,急哭了。“宁叫拉死牛也不能翻了车”,“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出去再说,我就不信共产党的天下还能没了说理的地方。他找到庭长问我签了字就让我回去?庭长说只要签了马上就走。他说我现在就签。庭长问你想通了。他说不通我也签。

回到家里被老婆数落了一顿,准备了干粮,连夜进城找法院告状。法院的人说,调解书有法律效力,签了字不能反悔。又找了几个领导,说法院处理过的,人家是独立办案,不便过问。曹书记人马山起要动工,他老婆出来阻挡,睡在壕里不起来。曹书记一个电话打到县法院,说调解书执行不了,法院是干啥吃的?法院一听这还了得,令庭长带领两名法警前去执行,有人阻挡,强制执行。

法院的警车开到郭村堡现场,庭长和法警守着让曹书记的人马动工,看谁敢来阻挡。曹建祥老婆冲出来了。儿子也出来了。法警把他们推开,他们又扑了过来。曹书记的人马挖土,他们往里拥土。庭长下令叫法警把她架走。曹建祥老婆又



哭又骂。庭长叫法警把她铐在一棵杨树上。老二老三抱着妈妈的腿大哭大叫。等曹建祥赶回村里，老婆孩子已哭得声音都哑了。他被惊呆了，还没等他开口，两个法警早已把他扭住，推到正在挖的壕里，让他同大孩子一起把老婆拥进去的土挖出来，不然把他父子也铐起来。

听老曹讲着，我眼前恍恍惚惚出现了一个镜头，一个女人抱着棵大树，哭喊着，双手被铐子铐着，两个孩搂着妈妈的腿在撕心裂肺的哭叫着。我们的庭长法警在横眉竖眼的指画着。这个镜头又进入电影里、电视里，重叠成鬼子进村的镜头。我摇了摇头，恍了恍神不敢再想下去了。我咋也不愿意把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土地上发生的现实，同电影、电视里的镜头往一起叠印。再看看面前的这个老百姓，刚来时那种憨厚不见了，后来的精明也不见了，有的只是木讷、无奈和抱头，活像一座雕像。

老曹呵，你这个县委书记管辖下的老百姓，但愿你说的这些全是假话。如果你真的是编了个故事来“激”我，哪怕是来戏弄我，我不仅会原谅你，还会感谢你。这话我没有说出来，此时此刻我不知该给他说什么，也说不清我现在是个什么心情。

“不说不说，还是给你全说了。你知道了就行了，我走了。”

我按住他的肩膀，装出非常坦然的样子说：“老曹同志，你能听我一句话吗？”“能听，刘书记你说。”我叫他现在哪里也不要，让我从旁了解一下情况。听说中纪委工作组要来临汾，到时候我告诉他，叫他啥时候去再去。并让他回去告诉他老婆，谢谢他们受了屈还替我考虑。一定注意他们关照的问题。

不干预办案

曹建祥走了，我想了很多。

一个乡党委副书记敢于这样的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他竟然在自己同村同姓邻居面前作威作福了。其平时的作风可想而知。

一个法庭庭长竟然不顾法律程序，自作调解，随意拘押当事人，威逼签字，强行执行，任意对无辜百姓动刑。执法人员不公正执法，老百姓怎么受得了。

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自己受了那么大的冤屈，要上访告状，却首先想到的是县委书记初来乍到，怕管了他这事，惹下恶人，以后不好工作。我们却见老百姓告状，不是推就是拖。嫌他们耽误时间，影响工作。找多了又说他们麻烦。说上两句不顺耳的话，就说他们无理纠缠，无理取闹。在曹建祥这样的上访者面前，我们这些当官的是何等的自私、无能和渺小呵！

一方是我这个县委书记管理的党员干部，一方是我管辖下的百姓。这样的事我不去管，要这个县委书记干啥。把自己应该管而且管得了的事推到上边去，这个县委书记当的还有什么味道。共产党掌权几十年了，哪个地方不是关系成网，怕触动关系网，那就什么事也不要干了。

我叫来纪委书记，要他去郭村堡了解三个情况：一是两家窑洞的方位；二是两家主人的身份；三是法庭是否往树上铐了人。他回来汇报说三个情况全部属实。我心里有了底。

一天我叫来法院院长，说有个法律上的问题向他请教。他是我的老乡，转业军人，来汾西前曾有过一面之交。汾西人反映他是个公正无私、钢板硬正的好法官。

“判决书上一般都有限定的上诉时间，调解书上怎么没有？”

“调解是通过法庭依法调解，双方当事人同意的，签字就可产生法律效力。”

“法庭能否自己提出意见，就要当事人签字？”

“法庭可以提出调解意见，但必须双方当事人同意。”



“调解意见没通过当事人,就要人家签字,这合适吗?”

“法律程序不对。哪叫违法?”

“当事人不签字,就不让回家,还叫劳动。这是否形成拘押和强迫劳动?”

“思想不通让考虑考虑是有的,考虑期间帮忙干点活也可能。说不成拘押或劳改。”

“三天不让回家呢?强行劳动三天呢?”

“那就是个问题。”

“当事人签字可不可以反悔?反悔犯不犯法?”

“调解公道,一般不会反悔。”

“调解不公呢?”

“不公道他就不会签字。”

“强行叫签了呢?或者男人签了女人不通又上诉的呢?”

“你说的是否桑原乡郭村堡那事?”

“哦,这事你知道?”

“知道知道。你别听他胡说。曹建祥是个怕老婆,他家里是骡马驾辕,母牛主墒,他签了字老婆不同意才来上诉的。”

“执行了?”

“强行执行的。主要是治治那老婆。可厉害哩,是只母老虎。法警去了照样哭,照样骂。”

“法警铐人啦?”

“不铐不行,简直无法无天。人家挖地基她往壕里填,法警拉她,就躺在壕里耍死狗。”

“法警能随便铐人?”

“不能随便铐,除非是非铐不行。全村人都看着,不铐她法庭的脸往哪儿搁?”

“法庭的脸有处搁了,那公民的人身权利呢?”

“妨碍法庭执行公务,铐了问题不大。”

“问题是法庭执行的是不是公务。我看倒有点像私务。”

我顺口说出了“私务”这个非法律名词。我的老乡有意见